

“PPT 依赖症”是另一种“精神污染”

熊培云

熊丙奇在最近的教育评论中发问：为什么大学教师患上了“PPT 依赖症”？据其称，有学生曾向他反映：“我们真想把学校里的多媒体教室砸了！”理由是：“多媒体养了太多懒汉教师，以前还要在黑板上板书，推导公式，现在上课就放 PPT，对着 PPT 照本宣科……”而就在此前，《中国青年报》以《高校教师上课过分依赖 PPT，课堂教学丢灵魂》为题，细数了大学教师的“PPT 依赖症”之严重。

我接触 PPT 是很早以前的事了。不过，看了这些批评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一种事实：尽管从观念上我并不反对“PPT 呈现”，并且承认有些讲解非用 PPT 不可，有些讲解可以通过 PPT 锦上添花，但就切身经验与感受而言，在多数时候，对 PPT 式的“看图（文）说话”，我很难提得起兴趣。简单说，我不乐见别人拿着 PPT 对我宣讲，我也不情愿以 PPT 的方式将所思所想灌输于人。我享受动人的言说与逻辑的推演，而不是被宣讲者抓牢眼球，看一堆由文字与图像织起的幻灯片（却又不是电影）。

实话实说，在准备批评眼下这种“PPT 泛滥”时，我最先想到的是苏珊·桑塔格对“图像泛滥”的批评。桑塔格认为，严格说一个人绝不会通过一张照片而理解任何东西。照相机对现实的反映往往是“掩盖多于揭露”。而且，通过静止的照片获得的知识“是一种廉价的知识——一种佯装的知识，一种佯装的智慧，一种佯装的强奸。人们用照片确证现实和美化经验，工业社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“形象瘾君子”。照片将经验本身转变为观看方式，成了难以抗拒的“精神污染”。

桑塔格的批评也许过于严厉，但又不得不承认她触及到了这个“读图时代”的本质。19 世纪的美学家马拉美说，世上存在的万物是为了终结于书本；桑塔格却发现，如今万物的存在是为了终结于照片。

如果顺着这个脉络，从桑塔格批评的照片到现在流行的“PPT 呈现”，它们不是很相近吗？从受众的角度说，它们无一例外地使推理模式变成了观看模式，

而且挂满了装模作样的情调。过去，人们用照片确证现实与经验；现在，宣讲者用“PPT 标准课件”确证和美化自己的知识。而学生，对这些被技术装修过的知识也多信以为真，不断观看的过程也是思维停滞的过程。

同样意味深长的，是 PPT 这个缩略词。作为微软开发的一项重要产品，其原意为 PowerPoint，直译成中文就是“权力点”。原先老师在黑板上写字，是可以商榷甚至被随时擦去的，是开放的，而作为“白板”的 PPT，却是事先安排的，是封闭的。这是被数字技术支持了的观点，它被各种印刷体打扮成标准课件，伪造成“被发表的观点”，又像是先验的、宿命的知识；同时也是没有血气的死知识，它盖棺论定，不容置疑。

课堂的生动有趣没有了，真实的现场感没有了，甚至连交流的人都没有了，一切都围着 PPT 转。难怪有读者在我的网站上这样留言：“确实自从上大学之后老师都很依赖于 PPT，像我这样不明白原理不清楚推导过程就学不会的学生，学习突然成了一件费劲的事儿。后来跟一些老师聊天，才知道他们的很多想法和闪光点是在上课讲授、推导时产生的，而这些都与 PPT 毫无关系。”看来，“PPT 依赖症”也可以视之为“精神污染”了。